

女 仆

让 · 日 奈

中央戏剧学院

让·日奈

女 仆

施康强 译

前言

热内(1910—1986),法国诗人、小说家、剧作家。生于巴黎。原是弃婴,早年在育婴堂和教养院度过,受尽屈辱。20岁时出逃,在街头流浪,与窃贼、同性恋者和各色底层人士为伍,多次因行窃入狱。1948年他再次入狱后,被判终生流放。在萨特、科克托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呼吁下,获得总统特赦,从此专事写作。热内在狱中开始写作,有长诗《死刑犯》(1942)、诗歌《秘密的歌》(1945)、《诗集》(1948)、长篇小说《殡仪》(1944)、《布雷斯特的凯雷尔》(1944)、《花之圣母》(1946)、《玫瑰的奇迹》(1947)、《小偷日记》(1949)等。剧本有《女仆》(1947)、《高度监视》(1949)、《阳台》(1956)、《黑人》(1959)和屏风(1961)。他的全集于1952年出版,第一卷刊登了萨特的长篇序言《喜剧演员和殉道者圣热内》。萨特的推介对热内彻底脱离底层生活,集中精力写作,最终跻身上流社会具有重要作用。1983年热内获法国国家文学大奖。《小偷日记》是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小说,“背叛、盗窃、同性恋是这部书的基本主题”。作者从囚犯的角度,控诉了资本主义社会逼良为娼的罪行。在哲学高度上描写和颂扬恶,使作品极具异端作品,并且很有思想深度。

热内的文学声誉在戏剧创作中达到高峰。《女仆》写两个对女主人心怀怨恨的女仆,经常背着女主人做主仆游戏。其中一次居然弄假成真,扮演的仆人下毒杀死了扮演的主人。《黑人》是一出戏中戏,一些黑人戴女王、总督等上层人物的面具,观看另一些黑人向他们发泄仇恨的表演。《阳台》写在一个名叫“阳台”的妓院里,扮演的统治者镇压了一次革命。热内的戏剧作

品都有明显的政治意图，主人公都是所谓“被摒弃在生活之外的人”。他也被看做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登场人物

克莱尔

索朗日

太 太

[太太的房间。路易十五式家具。花边。尽头有一扇窗户，朝向对面的大楼的正面。右边是床。左边有一扇门、一个五斗橱。到处是鲜花。这是在晚上。]

克莱尔（穿连衫衬裙，背朝梳妆台站着。她的姿态——胳膊伸直——和语气带一种过分夸张的悲剧色彩）还有这副手套！这副永远离不开的手套！我跟你说过多少回，把手套留在厨房里。想必是你指望靠这个玩艺儿来勾引送牛奶的人。不，不，别扯谎，你扯谎也没有用。把手套挂到洗碗槽上去吧。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，这间屋子不应该搞脏？一切，一切都不让带进来！从厨房里带来的尽是鼻涕、浓痰。出去。把你的鼻涕和浓痰都带走！喂，你有完没完？（她念这大段台词的时候，索朗日只顾玩弄戴在手上的橡皮手套，她用手一会儿做出花束的形状，一个儿做成扇形，观察这些动作）你倒是满不在乎的，瞧你的浪相。别着忙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出去！（索朗日突然改变态度，低三下四地走出去，手指尖上拎着那副橡皮手套。克莱尔在梳妆台前面坐下来。她嗅嗅花香，摸摸化妆品，刷刷头发，整理面容）把我的连衣裙准备好。快点，时间不早了。您不在这儿？（她转过身）克莱尔！克莱尔！（索朗日走进来）

索朗日 请太太原谅，我给太太准备椴花茶（她念成“短花茶”）来着。

克莱尔 把我的服装整理好。那件带闪光片的白色连衣裙。扇子，翡翠。

索朗日 把太太的首饰都拿出来？

克莱尔 都拿出来。我要挑选。当然要穿那双漆皮鞋。您想望已久的那一双。(索朗日从衣柜里取出几个首饰盒子,打开后放在床上)您必定想在举行婚礼时穿这么一双鞋。您得承认,他把您勾搭上了!您怀上了,您得承认!(索朗日蹲在地毯上,吐了一口唾沫,然后给漆皮鞋上油)克莱尔,我跟你说过,不要随地吐痰。我的小姐,有痰也不要吐出来,要憋住。啊!啊!(她神经质地笑起来)让迷路的散步者在痰里头淹死吧!啊!啊!您真叫人厌恶,我的美人。您把腰再弯低一点,看看我的皮鞋面子上照出来的您那副嘴脸。(她把脚伸给索朗日仔细端详)您难道以为,当我知道我的脚沾上您的唾沫蒸发的水气,被您那块沼泽地上升起的雾气包围的时候,我会感到愉快吗?

索朗日 (跪着,非常谦卑地)我愿太太漂亮。

克莱尔 我准是漂亮的。(她对镜梳妆)您讨厌我,是不是?您用周到的礼数,用您的谦卑,用菖兰和木犀草来压倒我。(她站起来,降低语调)放这么多花毫无用处。花太多了。它们都要枯死的。(她又照镜子)我准是漂亮的。您永远不会那么漂亮。因为,凭您这副身材,这张脸,您勾引不了马里欧。这个可笑的送牛奶的小子瞧不起我们,如果他已经让您怀胎……

索朗日 哦!可我从来没有……

克莱尔 住嘴,白痴!我的连衣裙!

索朗日 (她在衣柜里寻找,推开几件连衣裙)红的那一件。太太要穿红的。

克莱尔 我说过要白的那一件,带闪光片的。

索朗日 (强硬地)我很遗憾。太太今天晚上要穿紫红色丝绒的

连衣裙。

克莱尔（天真地）啊？为什么？

索朗日（冷冰冰地）我不能忘记，太太的胸部在丝绒料子下有多迷人。当太太叹一口气跟先生讲起我对主人如何忠心耿耿的时候！您现在守寡，穿一身黑更加合适。

克莱尔 什么？

索朗日 要我明说吗？

克莱尔 啊！你想说……好吧。威胁我吧。辱骂你的女主人吧。索朗日，你想说先生那些倒霉事情，是不是？傻瓜。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，不过你既然说到这上头去，我就要作出一个了不起的决定。你在笑？你不相信吗？

索朗日 时间未到，不应挑明……

克莱尔 我的卑鄙行径？我的卑鄙行径！挑明！用的什么词儿！

索朗日 太太！

克莱尔 我看出你想往哪儿引了。我已经听出来了，你早就憋不住要指控我。打一开头你就辱骂我，你在寻找时机，好朝我脸上啐唾沫。

索朗日（一副可怜相）太太，太太，我们还没落到这个地步。如果先生……

克莱尔 如果先生坐牢，这都是我害了他，你胆敢这么说！你敢！你倒是直言不讳，说吧。就说我躲在成堆的鲜花后面，在暗地里活动。不过你奈何不了我。

索朗日 我随便说点什么您都认为是存心威胁。请太太记住，我是女仆。

克莱尔 只因为我向警察局告发了先生，因为我同意出卖他，我就得听你的摆布？其实我本可以做出更坏的事情。那才叫好看呢。你以为我没有经受痛苦吗？克莱尔，你听着，我逼

着我自己的手，慢慢地、坚定不移地、不带错误、不带涂改地写下这封信，这封应该把我的情人送去服苦役的信。而你呢，你非但不支持我，反而嘲弄我？你说到守寡！先生没有死，克莱尔。先生将从一个苦役场转到另一个苦役场，可能会一直发配到圭亚那，而我，他的情妇，痛不欲生，要始终陪伴他。我将跟着囚车一起走。我将分享他的光荣。你讲到守寡。白色长袍是王后的丧服，克莱尔，你不懂这个。你竟然不让我穿白色连衣裙！

索朗日（冷冰冰地）太太要穿那件红的。

克莱尔（简单地）也好。（严厉起来）把衣服递给我。哦！我孤苦伶仃，没有朋友。从你的眼睛里我看到你恨我。

索朗日 我爱您。

克莱尔 就象仆人爱女主人那样爱我，想必如此。你又爱我，又尊敬我。你盼望我送你一笔财产，在遗嘱里追加对你有利的条款……

索朗日 我为夫人在所不辞……

克莱尔（嘲讽地）我知道。你会把我扔到火堆上去的。（索朗日帮助克莱尔穿上连衣裙）扣上搭扣。别那么使劲。您别把我捆起来呀。（索朗日跪在克莱尔脚跟前，理平裙子的褶皱）您别碰着我。退后一点。您身上有野兽的气味。您从哪里带来这股子气味？从哪一个发霉的小阁楼上？夜里您就在那里头接待男佣人！小阁楼！小阁楼！女佣人的房间！房顶下的小阁楼！（优雅地）我跟您讲到阁楼上的气味是为了提醒您，克莱尔。那儿……（她指着房间里某一点）那儿，两张铁床夹一个床头柜。那儿，松木五斗橱加上供奉圣母的小祭坛。我说的不错吧？

索朗日 我们是不幸的。我真想哭。

克莱尔 这倒不假。且不说我们对石膏圣母像怎样虔敬,怎样跪拜,也不去说那些纸花……(她笑了)纸做的花!还有圣枝!(她指着房间里的鲜花)瞧这些为了向我致敬而开放的花朵!我是比圣母更美丽的童贞女,克莱尔。

索朗日 住嘴……

克莱尔 还有那儿,那扇有名的老虎窗。送牛奶的人光着膀子从窗口溜进来,一下子就蹦到您的床上!

索朗日 太太越说越离谱了,太太……

克莱尔 您的手!您的手别乱放!我跟您说的次数还不够吗!您的手有洗碗水的气味。

索朗日 下摆!

克莱尔 嗯?

索朗日 (整理连衣裙)下摆。我在整理您的衣服下摆,做工真讲究啊!

克莱尔 闪开,骚货!(她用路易十五式鞋后跟踢索朗日的鬓角。蹲在地上的索朗日不由晃了一下身子,后退)

索朗日 我烧糊什么了?哦!

克莱尔 我说的是骚货。如果您一定要哭鼻子,到您的阁楼上哭吧。此地,我的房间里,只接受高贵的眼泪。我的裙子下幅某一天也会沾上泪水的,不过那是珍贵的泪水。把拖裙理平,你这浪货!

索朗日 太太光火了!

克莱尔 鬼才光火呢!让魔鬼用他喷香的胳膊把我抱走吧。他把我举起来,我离开地面飞起来……(她用鞋后跟敲地板)……又回到原地。项链呢?快点儿,我们没时间了。假如衣服太长,你用别针卷一道边。(索朗日站起来,走到床跟前去取放在一个盒子里的项链。克莱尔抢在她前头,抓起

首饰。她的手指碰到索朗日的手指,惊恐万状,后退几步)您的手别挨着我,离远一点,碰上您就会沾上邪恶。赶快拿开。

索朗日 凡事不能过分。您的眼睛亮了。您靠岸了。

克莱尔 您说什么?

索朗日 您到了边缘、界限。应该保持距离,太太。

克莱尔 这算什么话,我的小妞。克莱尔?你在报复,是吗?你感到那个时刻越来越近了,你就要离开你的角色……

索朗日 太太十分了解我。太太猜得透我的心思。

克莱尔 你感到那个时刻越来越近,马上你就不再是女佣人了。你要报复。你在准备吗?你在磨尖你的指甲?仇恨把你唤醒了?克莱尔没有忘记。克莱尔,你在听我说话吗?克莱尔,你不在听我说话?

索朗日 (心不在焉)我听着呢。

克莱尔 由于我,仅仅由于我,女仆才能够存在。由于我的叫喊和我的动作。

索朗日 我听着呢。

克莱尔 (她吼叫)你全靠我才能存在,你竟敢嘲弄我!克莱尔,你不可能知道当太太,为你们玩的那些花样提供借口,是一桩多苦的差使。我只要稍微动一下,你就不存在了。不过我心肠好,不过我长得漂亮,我要向你挑战。我是个断肠的情人,可是悲伤只有使我变得更加漂亮!

索朗日 (鄙夷不屑)您的情人!

克莱尔 我不幸的情人使我变得更加高贵,我的小妞。我变得更加伟大,就是为了挤对你,也为了激励你。把你的招数都使出来吧。是时候了!

索朗日 够了!快一点。您准备好了?

克莱尔 你呢?

索朗日（一开始温和地）我准备好了，我做人家厌恶的对象已经做够了。我也恨您……

克莱尔 冷静一点，我的小乖乖，冷静一点……（她轻拍索朗日的肩膀，让她平静下来）

索朗日 我恨您！我瞧不起您。您再也吓唬不了我。去想念您的情人吧，愿他保护您。我恨您！我恨您散发香气的胸部。您的胸部……象牙一般的！您的大腿……黄金似的！您的双脚……琥珀一样的！（她啐一口唾沫在红色连衣裙上）我恨您！

克莱尔（憋不过气来）哦！哦！不过……

索朗日（踩着她的裙子）是的，太太，我漂亮的太太。您以为您可以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？您以为您可以把天下的美都据为己有，一点也不给我留下？您可以挑选香水、香粉、指甲油、绸缎、丝绒、花边，而这一切都没有我的份儿？您还要从我身边夺走那个送牛奶的人？承认吧！您得承认这件事！他年轻，生龙活虎的，叫您心神不定，对吗？承认您想夺走送牛奶的人吧。因为索朗日叫您讨厌！

克莱尔（慌乱失措）克莱尔！克莱尔！

索朗日 嗯？

克莱尔（喃喃自语）克莱尔，索朗日，克莱尔。

索朗日 啊！是的，克莱尔。克莱尔叫您讨厌！克莱尔就在这里，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光明^①。大放光明！（她给克莱尔一个耳光）

克莱尔 哦！哦！克莱尔……您……哦！

索朗日 太太自以为受到保护，因为有那么多鲜花围着她，因为

① “克莱尔”这个名字是光明的意思。

她的命运不同寻常,因为她已经作出牺牲。她这么想的时候,没有考虑到女仆们会造反。现在她们起来造反了,太太。这场造反将使您彻底败兴。这位先生不过是个蹩脚小偷,而您是个……

克莱尔 我不许你说!

索朗日 不许我说! 笑话! 太太目瞪口呆了。她的脸色变了。

您要照镜子吗?(她递给克莱尔一面带把的镜子)

克莱尔 (顾影自怜)我在镜子里变得更加漂亮了! 危险给我戴上一圈灵光,而你,克莱尔,你不过是一团……

索朗日 ……漆黑。我知道。我知道您的台词。我从您脸上就能看到您需要什么样的回答。那我索性走到头吧。两个女仆都在这里——忠心耿耿的女仆! 为了能蔑视她们,您就让自己变得更加漂亮吧。我们再也不怕您了。我们身上的气味,我们生活里发生的重大事件,我们对您的仇恨,这一切已经把我们包裹起来,混在一起了。我们成形了,太太。您别笑。啊! 千万别笑我在用大字眼……

克莱尔 走开。

索朗日 为您效劳了,太太! 我回厨房去。我又找到我的手套和我的牙齿的臭味。水槽里无声无息的腐烂物。您有您的鲜花,我有我的洗碗池。我是女佣人。至少您不能够糟蹋我。不过到天堂里您就占不了上风。与其把我的仇恨留在大门口,我还不如跟您进天堂。笑呀,您就笑吧,祈祷吧,赶快祈祷! 您已经山穷水尽了,我亲爱的!(克莱尔用手护住咽喉,她打克莱尔的手)放下爪子,把这个细弱的脖子露出来。行了,别发抖,别哆嗦。我动手利索,不出响声。是的,我这就回厨房去,不过在走以前我得把活干完。(突然,一台闹钟响了。索朗日住手。两个演员靠近,情绪激动,相互

偎依，倾听周围的动静)已经到了？

克莱尔 赶快。太太就要回来了。(她开始解开连衣裙的搭扣)

帮我一把。这就完了，你没有能走到头。

索朗日 (帮她脱衣服。凄惨地)每次都是这样结束的。都是你的过错。你老是准备得不够快。我来不及结果你。

克莱尔 是准备工作占去我们的时间。请注意……

索朗日 (她脱掉克莱尔的连衣裙)监视窗户。

克莱尔 请注意我们还剩一点时间。我把闹钟往前拨了好腾出时间来收拾。

[她疲倦地瘫倒在扶手椅里。

索朗日 今儿晚上天气特别沉闷。今天一整天都是沉闷的。

克莱尔 是的。

索朗日 正是这天气毁了我们，克莱尔。

克莱尔 是的。

索朗日 到点了。

克莱尔 是的。(她不胜倦怠地站起来)我要去煎药茶。

索朗日 监视窗户。

克莱尔 我们有时间。(她擦擦脸)

索朗日 你还在照镜子……克莱尔，我的小乖乖……

克莱尔 我感到疲乏。

索朗日 (严厉地)监视窗户。看你这笨手笨脚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归置好。还得我去把太太的连衣裙掸干净。(她望着她的妹妹)你怎么了？你现在可以恢复你的本来面目了。回到原样吧。行了，克莱尔，你变回去吧，仍旧当我的妹妹……

克莱尔 我已经精疲力竭。光线太亮，叫我受不了。你以为对面的人……

索朗日 这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干的？你总不见得要……要我们在黑地里演戏？闭上眼睛。闭上眼睛，克莱尔。歇一会儿吧。

克莱尔 （她穿上自己那件瘦小的黑色连衣裙）哦！刚才我说我乏了，这不过是一种说法。你别乘这个机会来可怜我。你别想压倒我。

索朗日 我要你歇一会儿。你干脆歇着，我干起活来反而方便。

克莱尔 我懂你的意思，别解释了。

索朗日 不。我要解释。是你开的头。首先，你提到送牛奶的。你以为我没有猜出你的心思？如果马里欧……

克莱尔 哦！

索朗日 如果送牛奶的人晚上跟我说些不堪入耳的话，他跟你也没有少说。不过刚才你很高兴能够……

克莱尔 （她耸一下肩膀）你最好去看看，是不是一切都收拾妥当了。你看，写字台的钥匙原来是这么放的。（她归置好钥匙）还有那些康乃馨和玫瑰花，就象先生说的那样，不可能……

索朗日 （粗暴地）你刚才倒是很高兴能够把你的辱骂掺和到……

克莱尔 ……发现这个女仆或者那个女仆的一根头发。

索朗日 ……还有我们私生活的细节，都掺和到……

克莱尔 （讥讽地）掺和到？掺和到？掺和到什么里去？你倒是直说呀！是我们举行的仪式吗？再说我们现在没有工夫讨论。她，她，她就要回来了。不过，索朗日，这一次我们可把她降住了。我羡慕你能够看到，当她听到她的情人被捕的时候，她脸上的那副表情。起码这一次我干的很出色。你承认这一点吗？没有我，没有我的检举信，你就看不到这出戏：情人戴上手铐，太太眼泪汪汪。她会伤心死的。今儿上

午她站都站不稳了。

索朗日 那敢情好。愿她就此送命！到末了愿我能继承财产！到那时候，我们再也不必走进这龌龊的小阁楼，跟这帮废物，跟一个女厨子和一个男佣人厮混了。

克莱尔 我呀，我倒喜欢我们的小阁楼。

索朗日 你可别心肠软下来。你喜欢小阁楼是为了跟我抬杠。我恨那间屋子。我看它的时候眼睛里可没有掺沙子：肮脏不堪，光脱脱的。精光，就象太太说的那样。反正我们是穷光蛋。

克莱尔 啊！不，别又来这一套。你还不如到窗口去看看。我什么也看不清，天太黑了。

索朗日 让我说。干脆让我说个痛快。我喜欢过小阁楼，因为那间屋子贫穷，迫使我只能做贫穷的动作。用不着掀开帘幕，不必踩地毯，不需要抚摸家具……用眼睛或者用抹布都不需要，没有镜子，没有阳台。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去做一个太优雅的动作。（克莱尔做了个手势）不过你尽管放心，在监狱里你可以继续扮演你的女王，你的玛丽—安东奈特，你可以夜里头在各间屋子里溜达……

克莱尔 你疯了吧！我从来没有在屋子里溜达。

索朗日 （讥讽地）哦！小姐从来没有溜达过！她用窗帘或者抽纱床罩裹住身子，不对吗？她照遍了镜子，在阳台上卖弄风骚，半夜两点钟跟跑到她窗户底下的人打招呼。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吗？

克莱尔 不过，索朗日……

索朗日 天太黑了，太太这时候回来你在窗口也看不见。你在阳台上，自以为没人看见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别指望我会相信你有梦游病。凭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你尽可以承认

嘛！

克莱尔 不过索朗日，你在大声嚷嚷。我求你，小点声。太太可能悄悄地就回来了……

〔她跑到窗口，撩开窗帘。〕

索朗日 别动帘子，我说完了。我看不惯你撩窗帘的样子。把窗帘放下。先生被捕那天上午，他窥伺警察有没有来的时候，做的动作跟你一样。

克莱尔 人家做一个最不在意的动作，你也以为是杀人凶手企图从底下人走的小楼梯上逃走。

索朗日 你嘲笑我，想叫我冒火。嘲笑吧，来吧。谁也不爱我！谁也不爱我们！

克莱尔 她，她爱我们。她的心肠好。太太是好心肠！太太疼爱我们。

索朗日 她爱我们象爱她的扶手椅一样。恐怕还不如呢！象爱她卫生间的粉红色瓷砖一样。象爱她的净桶一样。而我们呢，我们彼此不能相爱。污垢不能……

克莱尔 啊！……

索朗日 ……爱上污垢。而你以为我会安下心来，继续玩这种游戏，到晚上就回到我那张带阑干的床上去睡觉。这种游戏，我们还能继续玩下去吗？我呀，如果我不能在那个管我叫克莱尔的人身上啐一口痰，我嗓子眼里的东西会把我憋死的！我吐的唾沫就是我的钻石首饰。

克莱尔 （站起身，哭泣）小点声，我求你。说说……说说太太对我们的好心眼儿吧。

索朗日 她的好心眼儿！心眼儿好，笑容满面，温柔和气，这太容易了！啊！她的温柔和气！谁要是有钱，长得漂亮，都会那么办！可你叫一个当女佣人的怎么长好心眼！人家只能